

# 評介 《被遺忘的沙漠姆姆》

由女性靈修觀點看沙漠姆姆的修道精神與啓發

盧 德<sup>1</sup>

本文評介：洛蓉·思宛 (Laura Swan) 著、張楚慈 譯，  
《被遺忘的沙漠姆姆：早期基督徒婦女的嘉言》生命及故  
事》，輔大神學叢書 107，台北：光啓文化，2013.02 初版。

## 前 言

教父神學與靈修，近年來在基督宗教的世界裡，廣受重視與研討；人們普遍發現，原來我們佚失了許多寶貴的信仰傳統，即從初期教會以降，到中世紀以前，這段建立信理神學體系，為基督信仰奠定基礎，並為個人的生活與靈修，乃至教會或修會的團體生活，建立全方位信仰的最重要推手，就是這群被遺忘了的教父。而今，似乎教會內外均普遍產生悔改與回歸之心，願意找回除了聖經之外，基督信仰傳統與根源的一群奠基者。

不僅如此，由於教父神學與靈修，是早在基督教派分家（無論是基督正教會或基督新教會）之前，就已奠下包括聖經、神學、靈

---

本文作者：盧德，本名楊素娥，輔仁聖博敏神學院教義系博士，專研宗教心理學與靈修整合。現任輔仁聖博敏神學院專任研究員及叢刊主編。

修等各面向的信仰根基：於是乎，在今日大公主義與交談的精神下，回歸教父學的研究，也促成了各教會之間，某種合一與合作的機制。這實是上主給予我們極為重要的時代訊號與恩寵；而當然地，回應上主的此一呼聲，是身為一名基督徒，時刻分辨、並扮演起「先知」職分的其中一環。

然而，就在這一片悔改、回歸、尋求與討論的譁然聲中，正當我們回憶、記起了這群被遺忘許久的教父們；殊不知，更有一群默默在後、從未搶著出頭、更被我們忘得一乾二淨的初期教會婦女們，她們其實更是基督信仰的奠基者、默默無聲的推手。初期教會的婦女們，無論在質或量上，其重要性從來不亞於男性，甚至還可能是支持男性宗徒們背後最重要的供應者。

從新約福音書中，便可見初期教會的婦女們緊緊跟隨基督，未曾須與失落信仰；打從耶穌的公開生活，到耶穌被釘十字架，再到耶穌復活、顯現、升天，以及教會的建立，她們始終是耶穌最忠實的門徒與夥伴。雖然聖經中，所提婦女的名字無幾，但隱藏在男性門徒背後，支持著男性主導的整體教會生活中，我們深信，若沒有這群不為人知的姐妹、媽媽們的貢獻與付出，教會將截然不同，更不會發展成今日的模樣。

為回應上主的呼召，也為喚醒我們的關注，從而建立平衡而完整的信仰生活，重回這群被嚴重遺忘和忽略的婦女們，是當代基督徒重要的使命之一。換言之，我們的悔改與回歸之心，必須包含對於初期教會婦女們的重要貢獻，以便在聖經、神學、靈修等面向上，建立起全方位的信仰生活。

## 一、「教母學」？！

### (一) 教父與教父學

衆所周知「教父學」(patrology)一詞<sup>2</sup>，無論就其人物、年代、地域或定義而言，縱然仍有討論、商榷的空間，但至少能肯定他們從初期教會起，對奠定基督信仰根基的貢獻，無庸置疑。然而，我們卻從未聽過「教母學」一詞。究竟它是不是、能不能、要不要，在我們今日的時代，或對整個基督教會而言，該當建立起一門「教母學」的神學科目？顯然，有許多人對此是有所疑慮的（如本書譯者，不將Mothers譯為「教母」，而譯為「姆姆」，便是一例）。

### (二) 「教母」？「姆姆」！「教母學」？！

從學術的觀點來看，究竟這些早期基督徒婦女的嘉言、生命及故事，能否作為一門神學科目——「教母學」？為探討此一議題，我們可以對照一下教父學的起源與特色。

---

<sup>2</sup> 根據《神學辭典》的定義，「教父」(Fathers of the Church)是指「基督教初期的教會作家，以正統的教義和聖潔的生活知名於世，因此受教會嘉許為信仰的見證人……其主要特徵有四：即年代古遠、正統教義、聖潔生活、教會嘉許」。而「教父學」(patrology)一詞，指「專門研究教父的生平、著作和思想」的一門學科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神學辭典》401號的結論指出：「現在研究教父學的人，有了新的焦點，過去照士林學派觀點的研究法……已被取代，過去那種盲目相信教會當局的作風也逐漸轉變……」。參：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，《神學辭典》(台北：光啓文化，2012增修版)，400-401號。

綜論教父學，會發現其中包含歷史、文化、信仰等各種因素。具體而言，初期教會為將基督信仰落實於羅馬帝國的具體文化環境中，同時要面對希伯來文化與希臘哲學的兩希文化，無可避免地引發了一連串的衝突與整合。這麼一來，教父學的發展，便成了基督宗教的本地化（文化融合）的重要推手。再者，為皈依外教徒，同時也為駁斥異端邪說的橫行，教父時期也誕生了護教學，這一系列為詮釋信仰，而與理性所做的深度探討、整合，更為系統神學的建構，做了極佳的研究、整理，並建立文獻。如此，教父學一方面是基督福音本地化的最好示範，另一方面也成為西方文化轉型的重要關鍵。

那麼，姆媽（或教母）呢？她們與教父們身處同一時代，縱使在公開生活與學術領域上，認識她們的人不多（但本書會是認識她們最好的開始），姆媽們卻以其身教（更勝於言教），建立起信仰生活的另一種典範。

### （三）沙漠姆媽的緣起

沙漠姆媽（desert mothers），亦有人譯為「阿媽」（ammās），是相對於「阿爸」（abbas，即 desert fathers），而對屬靈的女性長者的尊稱。她們的背景，雖然各不相同，但都在尋求具體落實「應當全心、全靈、全力、全意愛上主，你的天主；並愛近人如你自己」（路十 27）的信仰，並過著單純而遠離塵囂的生活。她們扮演的角色，如同沙漠教父，也提供靈性的陪伴與教誨；並在今日的埃及、以色列、敘利亞、巴勒斯坦、土耳其等曠野

之地，後來也到了羅馬與高盧等地，建立起了既有團體生活，又保有隱士身分的靈修生活。

在教會歷史上，沙漠教父與姆姆們經歷了一段極為艱辛的時期。在第四世紀以前，也就是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大帝頒布《米蘭詔書》（313年）之前，教難頻傳，教會的存在也是隱密的；而於其時，《聖經》正典綱目也才逐步形成，因此，信仰的表達方式各異。眾所周知，不同的語言、文化、種族，自然產生不同的信仰表達方式；儘管當局極力想要統一一套信仰的實踐方法與敬拜模式，但各地區的差異，仍舊呈現出多元的面貌來。

正於此時，女性的角色與生活，也有了不同程度的發展及轉變。雖然男性在宗教與政治的雙重體制上，主要扮演著公眾的角色，附帶有領導之權、教導之責等公開的角色；但其實，女性也以其自身的方法，在有限的領域中管理著她們的領土和資源。有些女人可能因享有受教育的機會，會希臘文或拉丁文，故能閱讀聖經，甚至也有少數的女人曾在文獻典籍中被提名。總之，女人在歷史中，總是接受了社會結構所加諸她們身上的限制，卻也同時向真我、向基督敞開，而過一個真正的信仰生活，如同一名先驅，在信、望、愛三德的日常實踐中，創發出一種新的表達方式。

在基督紀元的前三個世紀，正當基督徒團體逐步形成、信仰逐漸擴散、廣傳之際，一個婦女的皈依，也往往帶動了她的家人；事實上，新約中有許多家庭教會，便是由婦女所領導的。聖保祿宗徒在《羅馬書》中，就曾提及多位婦女，不但是他福

傳的得力助手，甚至與他一同被囚。這群婦女中，其中一位是宗徒猶尼雅（Junia）<sup>3</sup>：「請問候我的同族和我的同囚者安得洛尼科和猶尼雅，他們在使徒中是有聲望的人」（羅十六 7）；另一位是教會的女執事福依貝（Phoebe）：「我把我們的姊妹福依貝托給你們，她是耕格勒教會的女執事……因為她幫助了許多人，也幫助過我」（羅十六 1~2）。保祿在《羅馬書》的結尾處，共問候了九位婦女，顯見婦女在初期教會中的重要性。換言之，

<sup>3</sup> Junia 是個羅馬時代常見的女人名字。保祿宗徒稱她為 apostle（宗徒，或譯「使徒」），正如同瑪利亞瑪達肋納（瑪利德蓮）被稱為 apostle 一樣。然而，在天主教會中，因強調十二宗徒獨特的重要性，「十二位」之外，apostle（這稱呼只有用在保祿這位外邦人的使徒上，通常其他的跟隨者，皆稱為 disciple（門徒），以作為區分。就有學者問：是否被稱為「宗徒」就不能是女的？從《羅馬書》十六章 1~16 節看來，保祿所問候的一連串福傳夥伴中，不少是女性；而且還把一些女性名字放在男性名字前面。根據學者們，猶尼雅可能是《路加福音》第十章所提到的被派遣的七十二人之一。由這名字顯示，她可能是自由人或是被釋放的奴隸之後代，而第一世紀時，有些女奴也能擔任教會服事職務，其重要性，到了引起仇教者的注意，並將其下獄。猶尼雅當時必然也在團體中經驗過耶穌的顯現，且是與保祿一起為福音受苦的夥伴，故才符合 apostle（宗徒）的資格。詳參：Judette A. Gallares, "And She Will Speak: Junia, The Voice of a Silenced Woman Apostle", in *Ecclesia of Women in Asia: Gathering the Voices of the Silenced* (eds. by Evelyn Monteiro, SC & Antoinette Gutzler, MM; Delhi, India: ISPCK, 2005), pp.89~107。亦參：台灣天主教胚芽婦女關懷協會《胚芽通訊》第 55 期（2010 年 10 月）。有關「宗徒」的概念，亦可參考 Raymond E. Brown, S.S. 著；活水編譯小組編譯，《五旬節與聖神》（台北：光啓文化，2010），67 頁，註 5。

婦女在教會形成之初，不但沒有缺席，更因她們付出了極大的代價，成爲衆人的楷模，而爲後世基督徒作了典範。

基督紀元的一至四世紀，在教難頻傳的年代，婦女們所受的苦，絲毫不亞於男性。在面對羅馬皇帝的迫害，甚至是死亡的威脅時，她們不但沒有妥協、否認信仰，反而因她們的苦難與殉道，充分彰顯了她們無畏而堅定的信仰態度；而其結果，她們堅定不移的選擇，便發揮了影響力，成爲她們那個時代的社會脈絡中、不同領域或氛圍中的開創者。

即便當教難時期結束，新的紀元展開，沙漠教父與姆姆的時代來臨；但新的問題產生，譬如因著基督信仰成爲羅馬帝國的國教後，衍生出一連串政教合一的複雜關係、利益和俗化等問題，雖然沒了教難的迫害與流血捨身的殉道，卻帶來了另一層面的捨己與犧牲，也就是所謂的「白色殉道」。無論是教父或姆姆，他們遠離城市的便利與繁華，進入人煙稀少的沙漠與曠野中，在埃及與中東的聖地之間，過著隱士般的生活，而其意向，便是操練規律化的生活紀律，養成習慣性的靜默、獨處、清心寡欲的祈禱生活。這群姆姆們，成爲隱士，她們以其自制、寬容、忍耐、慈悲、慷慨的奉獻和熱忱的招待，另類地提供了來自城市的信仰追尋者，一個平衡而有智慧的靈修指導。

雖然相較於沙漠教父們所留下來的資產，姆姆們的生活故事和教誨可謂少得可憐；但其實，從歷史的發展來推論，女性的修道人數可能遠遠多於男性，且身處沙漠中追求靈命進深的姆姆們，也可能多過沙漠教父們，只不過在有限的文獻記載中，

實在難以統計其數量。無論如何，從這群沙漠姆姆的生活見證和語錄看來，她們不斷在挑戰著既定的文化規範與強權，而為追求靈性的成長，她們也無時無刻不在對抗著俗化的制度。身為基督徒，她們對生命所做的真切表達，吸引了無數女性的效法、跟隨，以及操練；今天，她們也向我們提出邀請，進入沙漠的核心，並更多地開發陰性（女性）靈修的特質。

## 二、由女性靈修特質看姆姆們的修道精神與靈性啟發

### （一）綜論女性靈修的特質與生命展現

在父權體制或精英主義式的歷史文化脈絡下，以男性為主的靈修觀，易因理性主義的高漲而落入二元論思想中；相較於此，女性靈修則強調締結情誼、相互關聯，且與大自然生態緊密連結，故而更重一體化的宇宙性靈修。換言之，女性靈修深切關懷與大自然（包括環境與生態）的一體和諧，也因而強調身體的美好與聖善（特別是女人的身體，與大自然有著規律性的脈動關係）<sup>5</sup>。

此外，女性靈修也深切關懷**整體生命的統合**。除了追求身心靈的全人整合外（這也是何以在心靈成長或靈修團體中，都以女性居多之故；反之，當男性努力工作賺錢之際，卻往往將自己給「物化」為機器

---

<sup>4</sup> 參拙作，〈當代靈修趨勢〉，收錄《基督宗教靈修學史 第三冊：正教、新教及當代基督徒靈修》（台北：光啓文化，2012），365~369頁。

<sup>5</sup> 由於男性宗教社會觀，將心靈精神視為高尚，身體肉軀視為卑下，導致「靈肉二元論」的思想，而此分割亦將女性貶抑為屬肉體的卑下族群，視女性的生理現象與生育功能為羞恥與不潔。



和產品，表面上看來似乎增加了自己的附加價值，實則卻是自我封閉），女性採取非操控式的、非二元論的、非精英主義的生命觀，是植根於其自身的生命體驗，並在此動態的體驗中持續發展，不斷深入、成長。具體而言，女性靈修拒絕只以頭腦、理性、抽象的表達方式，來接觸宗教、參與信仰；而強調共融的表達方式，在禮儀中重視分享、美感，不但能與生活打成一片，而且樂於成就他人；得在人與人之間彼此互通，以開展生命的喜樂與資源。

也因此故，女性總是努力在個人的心靈成長中，力求蛻變與轉化。而在其中，講故事是提升自我意識的好方法。「講故事」，是透過敘事模式，一方面反省、深化和整合個人所獲得的獨特經驗，包括被剝奪、失落，乃至努力重獲新生的深刻體會；二方面，透過分享，也豐富他人的生命，並進而使女性獲得相互支持的活力與泉源。

而在此之上，女性擁有作母親的特質——即蘊育生命，含辛茹苦地養育孩子、無條件地接納孩子，且不計代價地給予滋養、澆灌、培植，直到所養育的對象獨立自主、並具有開創自己一片天的能力後，更以極大的包容、愛與祝福之心，放手讓孩子離去。女性靈修具有這種成人之美（卻不限於度婚姻生活而在生理上成為母親的人）。如果我們人人皆心懷母親，願意效法母親，用「愛」服務生命，將信仰傳承下去，則不只我們的生活，整個世界都會截然不同。

最後，女性不僅分享生活經驗，也爭取應有的權力，追求

平衡的社會正義與人權。因為她們深深體驗到，除非社會的政治結構有所改變，她們的困難（受歧視、迫害等）就無法徹底解決；而社會的徹底轉化，有賴於個人的轉化與蛻變。因此，女性主義者更願組成共同參與的信仰團體，而非父權宗教的聖統組織架構，一味強調服從、劃一等。

上述種種女性靈修的特質，正是本書介紹多位沙漠媽媽們的靈修精神與生命展現。她們在沙漠中，將信仰生活帶入本質核心的內在，全然活出了「一體化的宇宙性靈修」生命來。當然，這段回歸生命本質的過程，不是一條易路，它要求克苦、勤勉的生活態度，亦即「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祂」（若四 24）的信仰生活。在此，這群生活於沙漠中的信仰見證者，媽媽們不僅更新了自己、更新了旁人乃至整個信仰團體，也因著這份靈性覺醒的力量，更新了整個宇宙。故我們也可因而指稱：沙漠媽媽，實是我們所有人「靈性的母親」。

## （二）沙漠媽媽◊靈性的母親

廣義的「沙漠」，就其地理環境而言，泛指所有乾旱、蠻荒、險峻、資源匱乏的不毛之地，故也常被稱作「曠野」。然而在精神層面上，身處「沙漠」中，人一無所有，也無所依託，故亦成了靈修生活的最佳場域。它一方面被視為是魔鬼考驗人最盛之處，其嚴峻苛刻，如入死亡之境，使人經歷痛苦的撕裂過程，以消除內在的假我、假神（偶像）；然而另一方面，通過了與魔鬼、與私慾、與世俗價值的交戰後，沙漠亦是天人相遇、

相知、相結合的天堂；在其中，除了一心不二、在默靜中聆聽內心深處外，靈性經驗了考驗和轉化，更將靈魂帶入「天人合一」之境。

當人選擇了沙漠，也就是選擇了放棄一切外在的存有，只單單進入天主的真實臨在與充滿之中，從而恢復每個人最根本的美麗與恩寵——天主的肖像（參：創一 26）。簡言之，沙漠靈修最重要的操練與特質之一，便是在獨處中，以謙遜和敬重之心，來傾聽、分辨、重新選擇。在今日，當人願意面對真實的自己，承認自己多麼軟弱、不堪，以致在思言行爲上均玷污、覆蓋了世俗的塵染；進而願意進入沙漠中，透過淨化，拋棄一切所有，讓天主神性滲透、澆灌我們，並努力與天主合作，成爲天主所要我們成爲之所「是」。那麼，沙漠就是引領我們重新找回那失落的「真我 / 內在神性」的天堂。

正如本書所介紹的一群身處於沙漠核心的婦女們一樣，她們尋求過一個盡可能簡樸和誠實的生活，不僅聖化了自己與其團體的生命，從信仰的觀點來看，她們甘冒重新受造的風險，其靈修操練也同樣容讓她們開創了一個新的可能性，也就是「天主的道成肉身」（God's incarnation），寓居在我們當中，聖化了整個世界。因爲沙漠靈修，就是尋求「轉向」（convert = 皈依），透過這一回轉，我們回歸內在，與自己和解、與旁人和解，從而也與這個天主降生成人的世界和解，以此一點一滴地、透過一個又一個的生命傳遞，更新整個的受造界，並以此與天主和解、重歸合一。

## 結語

如果教父靈修，可以代表天主性陽剛的一面，具公開、使徒生活的面貌；那麼，與之相對的姆姆靈修，則可代表天主性陰柔的一面，具默觀、滋養生命的面貌。如此，教父與姆姆靈修的一體兩面，正可啓發我們天主陰陽兩性一體，而回歸其根源的靈修。

教會歷史中有許多偉大的女性，尤其是處身沙漠、曠野中的姆姆，被人給遺忘了，從而也不經意地被排除在外，實是莫大遺憾。所幸，這些被遺忘了的寶藏，能透過「記憶」(re-member：“re”表「重新、再次」，“member”表「成爲一員」)，使我們再度相遇相知、共融結合。當我們回應天主聖召，效法教父、姆姆們深入沙漠的核心，我會重新體認(re-cognize：“re”表「重新」，“cognize”表「認知」)自己是誰、生命的本質與意義，而這份「開放之心」，也將使我們更誠實地面對自己與天主，回歸生命的根源。而這，就是沙漠姆姆給我們的邀請，也是信仰的本質性召叫。

## 後記

前述編者曾提及一問題：究竟在我們今日的時代，是不是、能不能、要不要，該當建立起一門「教母學」的神學科目？這問題的答案，顯然不是編者所能給的。雖然我們實在是樂見其成，但一門學科的建構，有賴衆志成城，方能聚沙成塔。我們期待本書的問世，能拋磚引玉，激盪起更多燦爛的火花，爲沙漠、也爲女(陰)性靈修，帶來更豐饒、更多彩的寶藏。

最後，編者要藉此深深向本書作者、譯者兩位女性，致以崇高的敬意。多謝您們不吝分享您們的整合經驗，更將這本好書引介給全球華人讀者。正因為這群沙漠媽媽是「被遺忘的」，故光是為收集資料，已極為不易，但本書作者所做有系統的整合，實為教會長久以來有待開發的寶藏，挖掘了一個深厚的基礎。此外，譯者信、達、雅的文筆，亦為本書增添風采，更易於閱讀。就編者所知，譯者在翻譯過程中，多次與作者通信往來，請教並增修了本書多處資料，其敬業精神，令人感佩。我們深深期待，藉由本書，不僅喚醒我們對這群媽媽的認識，更為追求個人的靈命進深，效法媽媽們的芳蹤，在靈性的沙漠中「天人合一」。